

# 认知视域下《汉语大字典》“形容”类释义 格式的分化与重构\*

张 程\*\*

## 〈目次〉

- |                |                       |
|----------------|-----------------------|
| I. 引言          | IV. “形容”类释义的功能及其存在的问题 |
| II. 文献综述及研究设计  | V. 实例的语义功能与格式适配性      |
| III. 数据统计与分布规律 | VI. 结语                |

## I. 引言

辞书编纂作为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实践的交汇点，既是语义系统形式化表征的核心载体<sup>1)</sup>，也是民族文化记忆的存续媒介<sup>2)</sup>。自《说文解字》开创“以形索义”传统以来，汉语辞书始终承担着锚定语义边界、规范语言使用的双重使命。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学界逐渐认识到，辞书释义的本质是以有限元语言对无限自然语言的再范畴化<sup>3)</sup>，其科学性与系统性直接关涉语言研

\* 本课题受2023年度“一带一路”与巴蜀文化数字化工程重点实验室一般项目“《民国四川话英语教科书》音系标记(SYB202309)”资助。

\*\*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讲师，汉语国际教育系 主任

1) 苏宝荣，〈词(语素)义与结构义及其在语文辞书编纂中的处理原则〉，《辞书研究》第4期，2010，1-10页。

2) 张永伟，李宇明，〈中国辞书融合发展的理念与实践〉第一期，《辞书研究》，2025，1-9页，125页。

3) 王东海，〈新时期汉语辞书学建设问题再思考〉，《语文研究》第4期，2024，1-10

究的深度与辞书工具的有效性。然而, 语义的动态性(Halliday, 1994)、多模态性(Lakoff & Johnson, 1980)及历时层积性(王宁, 2002)对释义范式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如何在共时平面实现语义的精确锚定, 同时兼顾历时演变的复杂性? 这一矛盾在“形容”类释义中尤为凸显。

“形容”类释义(如“形容……的样子”、“……貌”)因其独特的语义释义功能, 成为沟通抽象语义与具象认知的关键枢纽。从训诂学视角看, 此类格式承袭了《说文》以降“以形释义”的描摹传统<sup>4)</sup>, 通过空间图式(如“山崖突兀的样子”)、感官隐喻(如“形容声音清越”)及转喻路径(如“心气郁结的样子”)实现语义的跨域投射。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 “形容”类格式通过激活意象图式(Langacker, 1987), 能够有效降低用户解码负荷, 尤其在单音节词、联绵词及拟声词的释义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完形优势<sup>5)</sup>。然而,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微观训诂考据或局部体例优化, 对“形容”类释义的系统性研究长期处于真空状态。例如, 安华林(2011)虽对《新华字典》的“形容”类格式展开计量分析, 但未覆盖历时跨度更大、词项更庞杂的《汉语大字典》。这种研究范式的碎片化, 不仅遮蔽了“形容”类格式在语义编码中的理论价值, 更使得辞书编纂实践陷入“经验主导”的窠臼。

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对辞书释义的精确性与可计算性提出更高要求。生成词库理论(Pustejovsky, 1995)与语义角色标注(Fillmore, 1982)为释义格式的功能适配提供了全新工具, 而认知实验(如眼动追踪、脑电技术)则为量化释义效度开辟了实证路径。在此背景下, 系统解构“形容”类格式的音节适配规律、词性映射规则及认知激活路径, 不仅是优化《汉语大字典》释义体系的迫切需求, 更是推动辞书元语言标准化、助力语言资源智能化的关键突破口。

---

页。

- 4) 徐通锵, 〈字的重新分析和汉语语义语法的研究〉, 《语文研究》 第03期, 2005, 1-9页。
- 5) 安华林, 〈从释义元语言的角度谈汉语语文词典的现状与创新〉,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04期, 2011, 97-101页。

## II. 文献综述及研究设计

### 1. 《汉语大字典》的研究现状

《汉语大字典》(下称《大字典》)作为当代规模最大的汉语工具书,其编纂体例与释义系统的规范性始终是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注音校勘、义项考辨、字际关系梳理、字形考释及体例疏失等维度,成果丰硕却呈现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对系统性理论问题的观照尤显不足。

(1) **注音系统的历时脱节与音义割裂**: 注音问题是《大字典》研究的重要分支。反切校勘成果(蔡梦麒, 2006; 皮华林, 2017; 张龙, 2012)揭示,部分现代音与《广韵》《集韵》反切存在矛盾,折射编纂者对音变规律理解的偏差;音义关联研究(雷昌蛟, 2006; 朱纯洁, 2009)则指出“干”“狙”等字因古音误判导致义项错位。

(2) **义项分合的规范性与古注批判**: 义项设置的规范性争议最为突出。邓福祿(2013)、朱城(2015)通过古注辨正,指出“冶”“淫”等字因语境义误判导致义项讹漏;顾满林(2022)、瞿元庆(2018)则聚焦佛教语义场,批判专名义项收录失衡(如“刹”字)。

(3) **字际关系与异体字处理的逻辑矛盾**: 异体字误认(杨宝忠, 2013)、通假-引申混淆(刘海燕, 2007)及字头分立失范(章琼, 2002),是字形源流研究的主要争议点。例如“幸”字因隶变形近误分三词,割裂了形义关联的历时逻辑;而“解/懈”误标为通假关系,则模糊了引申义与假借义的界限。

(4) **字形考释与体例疏失的认知盲区**: 疑难字考释(何茂活, 2023)、古文字形源流断裂(郑振峰, 2004)及引证脱节(毛远明, 2000),共同构成《大字典》的深层隐患。

既有成果虽在微观层面推进了《大字典》的局部完善,却存在三重局限:其一,对“形容”类释义格式的研究近乎空白,既无全样本计量分析,亦未揭示其功能分化规律;其二,缺乏元语言规则的系统构建,基元词优选、

句法适配与历时协调机制长期缺位；其三，跨学科理论应用薄弱，语义角色理论(Fillmore, 1982)及“现实—认知—语言”原则(Lakoff & Johnson, 1999)尚未引入辞书释义研究。这种“见木不见林”的范式，使得“形容”类格式的混用长期困于经验编纂的窠臼，既难以回应人工智能时代对释义可计算性的需求，亦无法满足用户对认知可及性的深层期待。

本文立足上述缺口，以《大字典》的“形容”类义项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统计与认知深描，系统解构格式分布规律、功能分化机制及适配失范动因，最终提出元语言系统的规范化路径，以期填补辞书编纂研究在系统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上的三重真空。

##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大字典》(第二版)的电子版全本为基准语料，系统考察其“形容”类释义格式的分布特征与功能分化。依托电子文本的检索方法(ctrl + F)，分别以“形容”、“样子”为搜索项。然后再人工校验，剔除不合法的语料。筛选后的释义语句须含显性结构标记“形容……”“……的样子”或“形容……的样子”。并且此类标记具有句法强制性与语义限定性，其删减将导致语句结构失协或语义偏离。例如：“咽：常用来形容悲哀声”中若删除“形容”，则“常用来悲哀声”因谓词缺失而句法破碎；而“埵：物体下垂的样子”若省略“的样子”，虽可成立为“物体下垂”，但语义重心从“状态描摹”偏移至“动作陈述”，与原义形成隐性错位。

针对古语词及无例证词条，依托训诂注释与历时语料还原语义场。如“佃佃：耕地的样子”需参证成玄英疏“佃佃，耕地之貌”，确认“样子”为描摹农耕动作状态的必要标记，而非单纯修饰。

统计过程中，采用义项独立编码法，将多义词的各独立义项分别标注，以避免义项交叉导致的统计偏差。最终共提取有效义项333例，依据显性标记差异，将“形容”类释义划分为三类：

- (1) A式：复合结构“形容……的样子”(如“削：形容陡峭如刀削的样子”)；
- (2) B式：简式结构“……的样子”(如“垂：物体下垂的样子”)；
- (3) C式：谓词引导结构“形容……”(如“淋淋：形容雨水连绵”)。

此外，为厘清音节类型与词性对格式选择的影响，对词目进行二次标注：

- (1) 音节分类：单音节词(如“茆”)、双音节词(如“服臆”)、多音节词(如“黑咕隆咚”)，其中叠音词(如“啾啾”)按实际音节数归类；
- (2) 词性标注：基于《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词类体系，结合古汉语语法特征，划分为形容词、拟声词、名词、动词四类，并标注子类(如状态形容词、性质形容词)

### III. 数据统计与分布规律

#### 1. 音节分布特征

如表1所示，“形容”类释义格式的分布呈现显著的单音节倾向：单音节词占比59.8%(199/333)，双音节词占比37.8%(126/333)，多音节词仅占2.4%(8/333)。

〈表 1〉“形容”类格式在被释字词音节数上的分布

音节类型	频次	占比	A式	占比	B式	占比	C式	占比
单音节	199	59.8%	4	2.01%	95	47.74%	100	50.25%
双音节	126	37.8%	1	0.8%	93	73.8%	32	25.4%
多音节	8	2.4%	0	0	2	25%	6	75%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单音节词中，C式占比50.25%，B式占比47.74%，A

式仅占比2.01%。这一分布与单音节词的语义凝练性密切相关。B式通过“样子”的静态描摹，有效压缩语义冗余(如“孛：草木茂盛的样子”)，符合单音词“一字一义”的历时特征<sup>6)</sup>；而C式(如“干：形容声音干涩嘶哑”)因省略“样子”标记，更适用于需动态扩展语义的单音词(如拟声词)。

在双音节词中，B式(93例)与C式(32例)共占比99%，且多集中于形容词与拟声词。例如双音拟声词“嶙峋”释为“山崖突兀的样子”(B式)，其叠音结构天然适配“样子”的韵律框架；而合成词“服臆”释为“形容心气郁结”(C式)，则因语义复杂度较高，需通过谓词“形容”引导读者聚焦核心特征。

在多音节词中，仅8例且多为四字格(如“黑咕隆咚、哩哩啦啦，胡子拉碴，大大落落”)，其释义格式选择受制于词汇的能产性与规约性。例如“大大落落”释为“形容态度大方”(C式)，因四字格本身具有强描摹性，大部分不需附加“样子”标记即可激活完形认知。

## 2. 词性分布特征

### (1) 数据分布特征

〈表 2〉“形容”类格式在词类上的分布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拟声词	合计
A式	0	0	5	0	5
B式	8	30	148	4	190
C式	7	3	84	44	138
合计	15	33	237	48	333

如表2所示，“形容”类格式词在类分布上呈现“形容词>拟声词>动词>名词”的梯度差异。“形容”类释义格式在双音词中的分布呈现显著的功能分

6) 郭富强，〈意合形合的汉英对比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化：

形容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37例, 71.17%), 其中B式(148例)与C式(84例)总占比69.67, 体现静态属性与动态描摹的功能互补; 拟声词次之(48例, 14.41%), C式为主(44例), 凸显听觉象似性与语义直接映射的优势; 名词集中于B式和C式; 但名词(15例, 4.5%)与动词(33例, 9.9%)占比都极低。

#### IV. “形容”类释义的功能及其存在的问题

在词典编纂的规范化体系中, 释义固定格式的选用直接关涉释义的系统性与科学性。作为语义编码的核心工具, 固定格式通过结构化模板实现对词义的精准锚定与认知激活。

##### 1. A式：复合结构“形容……的样子”

该格式在语料中仅见5例(占比1.5%), 均用于形容词义项, 例如：

撇：形容非常忿懣的样子。

削：形容陡峭如刀削的样子。

兀：引申以形容寂寞无聊的样子。

其结构特征为“形容+谓词性短语+的样子”，通过双重标记(“形容”与“样子”)强化语义的静态描摹功能。然而，低频使用表明其处于边缘化地位，可能源于结构冗余(如“形容”与“样子”的语义叠合)与历时规约性断裂(古汉语中“形容”多独立使用)。

##### 2. B式：简缩结构“……的样子”

数据显示，B式共出现190次，占比57%，其特点体现在两方面：其一，

被释双音节词内部呈现联绵词(49.3%)与重言词(38.2%)的显著优势, 合成词占比不足13%;其二, 词类分布中形容词占比高达77.89%(148/190), 动词30例, 占比15.79%(30/190)。此分布特征表明, B式在摹状性语义表达上具有词汇形态与词类范畴的双重选择性。

仿佯: 徘徊、游荡的样子(双音节 连绵词)

衙衙: 列队行进的样子(双音节 重言词)

服臆: 也作“膈臆”。心气郁结或内心悲痛的样子。(双音节 合成词)

相较于C式释义的多功能覆盖性, B式存在明显局限: 其功能范围主要是形容词和动词; 尽管与A式、C式存在互换可能(如“铉堊”可释为“山高的样子”或“形容山高”), 但实际应用存在系统性失衡。典型问题包括同类词释义格式混杂(如“寒冷”义项下“浣洗”“漱”“凜”分用B式、直释、古训)、同一语义小类联绵词格式分化(如“委委”用B式而“僚”用直释), 以及单字条目内古今格式杂糅(如“偶”兼引古注“独行貌”与B式“谨慎的样子”)。

浣洗: 寒冷的样子。(B式)

漱: 寒冷。《集韻, 侯韻》漱, 冷也。一曰冰氣。(直释)

凜: 寒冷貌。(古训)

委委: 美好的样子。(B式)

僚: 美好。(直释)

偶: ①独行貌。②谨慎的样子。(B式和古注混用)

削: ③形容陡峭如刀削的样子。明袁宏道《游盘山记》: “其面削, 不受足; 其背坦, 故游者可迂而达。”杜宣《五月鵲》: “山高岭削, 仅有的一条羊肠小道就在陡壁间盘旋。”④形容消瘦的样子。宋张实《流红记》: “子何清削如此? 必有故, 为吾言之。”明袁宏道《拙效传》: “掀鼻削面, 蓝睛虬髯, 色若铁锈。”

还有也存在释义格式不一致的问题: 如“削”字义项③④的体例矛盾: 前者采用比喻结构“陡峭如刀削的样子”, 后者直述“消瘦的样子”, 暴露出释义逻

辑的规范性问题。此差异可能导致读者对释义逻辑的困惑。因为“如刀削”仅为义项③的辅助解释，非固定比喻，我们建议调整如下，义项③简化释义，义项④保持原释：

③ 形容陡峭的样子。

④ 形容消瘦的样子。

B式的核心功能体现为语义具象化与摹状性强化，通过“样子”将抽象词义转化为可感知的状态描摹(如“振”释为“愤怒的样子”)。其词类倾向性(形容词占比80%)与形态适配性(叠音词“填填”“嗒嗒”等多用B式)构成显著特征，但功能边界亦受制于词类特性：动词释义30例，拟声词则完全排斥B式。这种“强摹状——弱指称”的功能格局，既凸显了B式在状态形容词释义中的范式价值，也反映出《大字典》释义体例的系统性完善空间。

### 3. C式：谓词格式“形容……”

根据安华林(2011)的研究，他认为该释义格式具有三大功能：摹状性功能、转类功能和增强释义明晰性。

摹状性功能：描摹事物的形状、性状、动态或声音，凸显词语的“摹状性”。例如：解释联绵词(如“嗟嚙：形容山高”)时，通过“形容”直接刻画被释词的视觉特征。在拟声词(如“玲：形容玉碰击的声音”)中，“形容”用于模拟声音的听觉形象。

转类功能：如“跋涉：形容行路辛苦”使用“形容……”时，通过转喻将具体行为(跋山涉水)转化为抽象性状(辛苦)，属于从动作到性状的语义迁移。

增强释义明晰性：使读者更易理解词语的描摹对象(如“形容山高”比“山高”更明确其摹状属性)。

《大字典》中该格式共138例(占比41.44%)，通过显性标记“形容”凸显单字的摹状属性。“形容”后的句法涵盖主谓、定中、形容词、状中及动词谓语句

五类结构，形式上虽多元，却因功能混杂与体例松散陷入系统性矛盾。

(1) “形容”+主谓结构

帅：形容人漂亮或举止潇洒、有风度。

訇：形容声音大。

晔：形容乌云密布。

切：形容声音细急。多用作“切切”。南朝梁吴均《三妇艳诗》：“大妇弦初切，中妇管方吹。”唐白居易《琵琶行》：“小弦切切如私语。”

津：溢充盈。多叠用。”引申以形容味道浓厚。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愈想愈觉得津津有味。

泠：象声词。泉水声。《古今韵会举要，青韵》：“泠，泠泠，泉声。”晋陆机《招隐》：“山溜何泠泠，飞泉漱鸣玉。”又形容声音清越。

怦：象声词。形容心跳。如：心怦怦地跳；怦然心动。

硬：形容书法或行文遒劲有力。

瞬：指一眨眼功夫，形容时间短暂。

紘：形容中间宽阔。《说文，糸部》“紘”段玉裁注广引申之凡中宽者曰紘。

《大字典》“形容”+主谓结构”格式的语料呈现两类功能分化：

第一、直接性状摹写：如“帅：形容人漂亮或举止潇洒、有风度”“硬：形容书法或行文遒劲有力”，通过“人/书法+性状词(漂亮、遒劲)”直接刻画主体属性，符合摹状性释义的典型模式。此类条目以主谓结构将抽象性状(“潇洒”“遒劲”)锚定于具体主体(“人”“书法”)，增强释义的可感性。第二、跨域转喻摹状：如“瞬：指一眨眼功夫，形容时间短暂”以视觉动作(眨眼)转喻时间属性，属“行为代结果”的转喻机制；“紘：形容中间宽阔”借空间形态(织物中部)隐喻抽象概念(宽大)，属“具体代抽象”的隐喻逻辑。

上面语料呈现的释义模式也存在以下两种问题：

第一、摹状精确性不足：主谓结构过度依赖上位词(如“声音大”“时间短暂”)，缺失下位特征刻画。例如“訇：形容声音大”未说明声音类型(爆炸声/撞击声)或声学属性(音量/音调)；“切：形容声音细急”虽通过“细急”细化，但未

对比“切切”与“细急”的语义差异(如《琵琶行》“小弦切切如私语”凸显私密性,非单纯声学特征)。第二、体例不一致性:同类语义场条目结构分化。如“怦:形容心跳”仅标注主体(心跳),未说程度如何;而“冷:形容声音清越”补充音质描述;“曇:形容乌云密布”以天气现象为摹状对象,但同类气象词(如“霁”)未采用A式,说明其体例松散。

(2) “形容”+定中结构

淒:象声词。多形容乐音。如:。《吕氏春秋·古乐》:“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锵锵。”

桃:像桃花一样的颜色。古多用来形容女子的颜面。

咨:形容赞叹的声音。白居易《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

乓:象声词。形容枪声、关门声、东西砸破声等。如:乓的一声。

嘖:形容人的声音。

咪咪:形容猫叫声或唤猫声。

嗖:形容很快通过的声响。

吱:象声词。多形容小动物的叫声。如:老鼠吱吱地叫。

倭:形容琴声。唐吴融《笛人三十韵》:“管咽参差韵,弦嘈俊橙声。”

吱:象声词。多形容小动物的叫声。如:老鼠吱吱地叫。

咽yān:声音滞涩。常用来形容悲哀声。《广韵·屑韵》:“咽,哽咽。”

咻:拟声词。形容喘气声或某些动物的叫声。一般叠用。

哼:象声词。形容由鼻孔发出的声音。

哈喇(la):哈喇,形容食油或含油食物日久变坏的味道。如:点心哈喇了,不能吃了。

杀:象声词。形容短促而碎小的梆子声和鼓声。宋汪元量《醉歌》:“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钱钟书注:“杀,指短促而碎小的梆子声和鼓声。”

火:形容像火那样的颜色,一般指红色。如:火红;火狐。唐李白《送程刘二侍御》:“天外飞霜下葱海,火旗云马生光彩。”

《大字典》“形容”+定中结构(C式)格式的语料呈现两类功能分化:

第一、听觉摹状的典型性：如“凄”“吱”“啞”等拟声词，均直接描摹声音属性(例：“凄：象声词，多形容乐音”)。此类条目通过上位词(如“乐音”“声音”)确立范畴，再以语境示例(如《吕氏春秋》引文)补足具体特征，构成“抽象范畴+具体例证”的释义模式。第二、跨域摹状的泛化倾向：部分条目突破摹状边界，将A式用于抽象语义转喻。例如“噤嗒”释为“引申以形容凄惨可怕”，实则通过声音恐怖感(“噤嗒”)转喻心理状态(“凄惨”)，属“行为代结果”的转喻机制，但释义未明示逻辑关联，导致功能混杂。此现象也印证安华林(2011)对“形容”格式“随意扩大使用范围”的批评，显示《大字典》对摹状与转喻的功能区分缺乏自觉。第三、隐喻表述的失范：如“屎：形容技艺低劣”，以实物污秽(“屎”)隐喻能力欠缺(“低劣”)，属“属性相似性”隐喻，但释义既未标注“隐喻”标记，亦未说明相似性基础(如“低劣如屎”)，造成语义透明度不足。

上面语料呈现的释义模式也存在“同类格式不一致”的情况。如：“嗖：形容很快通过的声响”补充动态描述，而“倭：形容琴声”仅标注发声对象；同涉人的声音，喷：形容人的声音。仅指出上位范畴，而“哼：形容由鼻孔发出的声音。”细化人的发音部位。这显示编纂者对A式功能缺乏统一认知，未建立“一词类一模式”的元句法规则。

### (3) “形容”+形容词

星：像流星那样，形容疾速。

泠：水清貌，形容明净。

斗：形容微小。

光：引申以形容华美。

刷(shuà)：形容迅速。《西游记》第六回广赶上，刷的啄一嘴。”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我觉得我的脸刷一下红了。”

可：寻常。形容轻微。宋陈允平《江城子》：“瘦却舞腰浑可事，银蹀躞，半阑珊。”

哨：[哨哨]形容琐碎。

臃：形容肥大、呆滞。鲁迅《南腔北调集 | 捣鬼心传》：“却不过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的模样。”

《大字典》“形容”+形容词(C式)格式的语料呈现两类功能分化：

第一、直接性状摹写：如“冷：形容明净”。“斗：形容微小”。以形容词(“明净”“微小”)直接锚定单字的视觉或空间属性，符合摹状性释义的典型模式。第二、用转喻表现动态属性：如“刷：形容迅速”“星：形容疾速”，通过形容词(“迅速”“疾速”)刻画动态过程，实则将行为(“刷”的瞬时动作、“星”的移动轨迹)转化为性状描述，属“行为代属性”的转喻机制。然释义未标注转喻路径(如“刷：〈转指〉动作迅速如刷动”)，混淆摹状与转喻的功能边界。第三、用隐喻释义抽象评价：如“光：引申以形容华美。以美学价值(“华美”)隐喻光亮(“光”)，用“引申”标志认知关联。但是，“臃：形容肥大、呆滞。以体积特征(“臃”)转指状态评价(“呆滞”)，属隐喻逻辑，却未通过句法标记(如“隐喻”)揭示认知关联，造成功能超载。

上面语料呈现的释义模式还存在“释词(形容词)过度抽象”的问题。“哨：[哨哨]形容琐碎”，“琐碎”既可指声音断续(如鸟鸣)，亦可指事物零散(如琐事)，却未限定语义场。“刷：形容迅速”与“星：形容疾速”都解释为同义词“迅速(疾速)”，但却未区分动作类型(瞬时/持续)，体例随意性显著。

(4) “形容”+动词谓语句

喃：形容悄声细语。

飏：形容行动迅速如风。

“‘形容’+动词谓语句”的格式展示了动态摹状的功能。如“飏：形容行动迅速如风”以动词谓语句(“行动”)为核心，通过比喻(“如风”)强化动态属性，属“行为代性状”的转喻逻辑。“喃：形容悄声细语”中“悄声细语”为动词性行为，描摹了行为的动态性。

(5) “形容”+状中结构

倭：[倭迟]同“逶迤”。路迂曲貌，形容顺着迂回弯曲的道路行进。

冻：形容像冰一般晶莹润泽。如：冻珠；青田冻石；鸡血冻。

寸：形容极小或极短。如：一寸；阴一寸金。

“形容'+状中结构'的格式展示了动态摹状的功能。“冻”字释义通过状语(“像冰一般”)限定核心形容词(“晶莹润泽”),以类比方式细化属性,属“喻体+本体”的复合摹状。“倭”的释义通过状态(顺着迂曲的道路)强化了行进的方式,增强了被释词词义的颗粒度。

#### (6) “C”类格式的功能纯化与体例革新

第一,功能纯化的核心在于严格限定C式的摹状范畴,通过显性标记区分转喻、隐喻与直接摹状。例如,“光:引申以形容华美”因隐喻关联隐晦,可调整为“光:〈隐喻〉形容器物表面光亮华美(如‘光鉴照人’)”,通过“〈隐喻〉”标记相似性,固化“光亮→高贵”的认知基础。“飏:形容行动迅速如风”,需剥离行为指称与属性摹状,修订为“飏:〈转喻〉形容速度迅疾如风吹动”,以明确“行为代属性”的转喻机制。

第二,改变现有句法结构的单一模式,通过补充事物特征和分层次释义,提升描述的准确性。以拟声词“啜:形容打钟声”为例。其声学属性与动态特征缺失,可补充为“啜:形容钟声洪亮悠长,余音绵延”,通过嵌入“洪亮”“余音”等声学特质及动态例证,还原听觉场景的时空维度。空间词“斗:形容微小”因参照标准模糊,可具象化为“斗:形容如北斗星般微小的体积(如‘斗室’喻狭小空间)”,借喻体“北斗”量化空间特征,并补充文化参照。

第三,依据语义类别制定统一规则,并增设内部参照链接,以此统一同类条目的处理方式,消除理解路径的模糊性。例如,拟声词体例可统一为“形容+声源+声学属性+动态”,据此将“啾:形容动物细小的叫声”细化为“啾:形容鸟类或小动物发出的细碎鸣叫声(如‘啾啾虫鸣’)”,限定声源(鸟类/小动物)并补充声音特质(细碎)。颜色词则需标准化喻体使用,如“皎:洁白明亮”未限定主体,可调整为“皎:形容月色或玉石洁白明亮(如‘皎皎月光’)”,通过喻体(月色/玉石)锚定视觉特征。

第四,通过语义场限定、动态属性标注及体例规则统合系统性解决。针对形容词过度抽象,如“哨:[哨哨]形容琐碎”,需通过语境嵌入与例证锚定语义场,修订为“形容声音琐碎断续(如‘哨哨鸟鸣’)”,以“声音”限定指涉范畴,

避免“琐碎”泛化至事物领域；对于同类词动态类型未分化问题，如“刷：形容迅速”与“星：形容疾速”，需通过动态标记与例证补充细化差异：“刷”侧重瞬时性，可修订为“〈瞬时〉形容动作瞬间完成(如‘刷地掠过’)”；“星”强调持续性，应调整为“〈持续〉形容运动快速且不间断(如‘星驰电掣’)”。

#### IV. 实例的语义功能与格式适配性

##### 1. 形容词：语义原型分化与释义格式的认知适配机制

形容词作为“形容”类释义的核心对象，其格式选择本质上受语义原型分化与认知完形机制的双重制约。研究表明，形容词的语义可析解为“静态属性”与“动态描摹”两类原型范畴<sup>7)</sup>，二者在认知图式与句法实现上呈现系统性对立，直接驱动B式(“……的样子”)与C式(“形容……”)的功能分化。

##### (1) 静态属性的空间完形与B式优选

静态属性形容词(如“茁”“巍”)多表征实体的恒常性特征，其释义依赖空间图式的完形构建(Langacker, 1987)。例如“茁：草初生出地的样子”中，B式通过“样子”标记将“茁”的语义锚定于植物生长的空间意象(根系扎土、茎叶挺立)，激活“部分-整体”的完形认知；而“巍：高大的样子”则以三维垂直图式具象化“巍”的空间属性，凸显形容词的物性结构。此类词项因语义自足性强，无需借助动态扩展即可实现范畴化，故与B式的静态描摹功能高度适配。

##### (2) 动态描摹的跨域隐喻与C式强制

动态描摹形容词(如“削”“淋淋”)则隐含时间维度与跨域映射机制，其释义

7)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 《中国语文》第05期, 2000, 447-458页, 480页。

需通过谓词“形容”引导语义重构。例如“削：形容陡峭如刀削”中，C式以工具隐喻(刀削→陡峭)将动作过程(力度、方向)投射至空间属性，完成“动态→静态”的语义转化(Lakoff & Johnson, 1980)；“淋淋：形容雨水连绵”则通过“形容”标记激活时间延展意象(雨势持续)，强化状态的过程性特征。此类词项的语义解码依赖隐喻-转喻链的完形整合，C式通过谓词显化认知路径，弥补单一感官描述的不足。

### (3) 适配失范的认知语言学阐释与释义优化

同义形容词的格式混用现象，本质上是语义角色标注缺失与认知机制未充分激活的综合征候。此类问题集中体现在“属性-过程”的语义焦点混淆及“结果-动作”的时间性边界模糊，亟需通过认知语言学框架解析并重构释义逻辑。以“孳：草木茂盛的样子”(B式)与“茈：形容茂盛”(C式)为例，二者虽同表“茂盛”义，但语义角色存在本质差异：“孳”通过B式“样子”标记将“茂盛”固化为植物空间分布的静态属性(如枝叶密集、色彩浓郁)，其认知图式聚焦于视觉完形，符合形容词的物性结构；而“茈”采用C式“形容”则隐含动态增殖过程(如根系延伸、茎叶抽长)，其语义重心转向生物生长的历时性特征。然而，当前格式混用未区分“属性描摹”与“过程陈述”，导致读者难以通过释义激活差异化的认知路径。类似地，“漣：泪流不断的样子”(B式)与“振：通‘震’，愤怒的样子。”(B式)的混用更为典型：“漣”以B式强调泪水持续流淌的结果状态，其认知完形依赖“线性流动”的空间隐喻；而“振”本应通过C式突显愤怒情绪的瞬时爆发(如面部涨红、肢体震颤)，却因沿用B式将其静态化为“样子”，弱化了动作的瞬时性与身体转喻。

为消解此类矛盾，需系统性重构释义逻辑：

#### (1) 语义角色分化与格式适配

“茈”修正为：“形容草木动态增殖的茂盛状态(侧重生长过程)”。通过“侧重生长过程”标注提示动态性语义焦点，激活“根系延伸→茎叶抽长”的认知链。

“振”修正为：“形容愤怒情绪引发的瞬时身体反应(如面部涨红、声音提高)”。同样借助提示语标注转喻路径(情感→生理)，强化“愤怒”的动作性与体验性。

## (2) 时间性标记与隐喻显化

“漣”补充注释：“泪流不断的样子(转喻为持续悲伤的心理状态)”。

通过语义角色分化、转喻机制显化及认知符号标注，可有效弥合格式混用导致的认知裂隙。此类修正不仅提升释义的精确性与可理解性，更为汉语辞书编纂提供了“形式-语义-认知”三维适配的理论范式，助力辞书现代化转型的纵深推进。

## 2. 拟声词：跨模态认知与格式适配的系统性张力

拟声词的“形容”类释义需协调语音象似性与语义完形的双重认知需求，其格式选择本质上反映了听觉模态向视觉-空间模态的隐喻投射机制。研究发现，拟声词的音节结构、规约化程度与语义复杂度共同制约其格式适配路径，具体表现为：

### (1) 规约化拟声词的听觉象似优势

单音节及高度规约化的拟声词(如“乒”“嗖”)采用C式(“形容……”)，因其语音形式与所指声响存在强象似关联<sup>8)</sup>，无需借助额外标记即可激活通感认知。例如“嗖：形容很快通过的声响”中，“嗖”的急促发音直接映射物体高速移动的听觉-动觉体验，C式通过谓词“形容”强化了语音符号的跨域指涉功能。此类词项的语义解码依赖“形声同构”的认知惯性，其格式选择凸显了汉语拟声词“以音摹声”的本质特性。

8) Joseph Edkins,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84.

## (2) 复杂拟声词的跨模态完形需求

多音节或语义叠加的拟声词(如“哩哩啦啦”“啾啾”)则倾向B式(“……的样子”),因其语音透明性较弱,需通过“样子”标记构建视觉-空间图式以完形语义。例如“哩哩啦啦:零零散散或断断续续的样子”中,听觉特征(断断续续)被转喻为视觉空间分布(零零散散),依赖B式的“样子”标记实现跨模态语义整合。这种“听觉→视觉”的隐喻投射不仅弥补了单一感官描述的局限性,更通过空间意象的具象化降低了认知负荷。

部分词项的格式混用暴露了语义角色标注与认知机制的系统性缺陷。例如“服膺:心气郁结的样子”(B式)作为心理动词,本应通过C式(如“形容心气郁结”)突显情感状态的动态过程,却因沿用B式将其静态化为结果描摹,导致“动作-状态”的语义角色混淆。类似地,“蹒:慢慢爬行或动的样子”(B式)以空间图式覆盖位移过程的时间性特征,模糊了动词“蹒”的动态本质。此类问题根源在于编纂者未严格区分“过程-结果”的语义焦点,亦未充分激活转喻机制(如“心理状态→生理表征”),致使格式选择偏离认知逻辑。

## 3. 动词:语义角色的系统重构与释义优化

动词的格式选择需严格区分过程与结果的语义焦点。如“曇:形容乌云密布”(C式)聚焦动作过程(覆盖的动态性),而“漣:泪流不断的样子”(B式)强调动作结果(状态的持续性),二者本应通过格式分化凸显时间维度差异。然而当前混用弱化了动词的时体特征,典型如“刷:形容迅速”(C式)若调整为“刷:动作迅速的样子”(B式),可通过“样子”标记将瞬时性过程固化为结果状态,更精准映射“刷”的语义原型(瞬间动作→状态遗留)。

依据语义角色理论(Fillmore, 1968)分化格式——C式专表动作过程(如“曇:形容乌云密布”),B式限定动作结果(如“漣:泪流不断的样子”)。例如,“蹒:慢慢爬行或动的样子”(B式)因静态化表述模糊了动作时间性,应重构为“蹒:形容缓慢爬行”(C式),以还原其空间位移的动态过程。

#### 4. 名词：语义角色转化与跨域认知需求

首先，名词的本义多指向具体或抽象的实体(如“椿”指木名，“轩”指建筑构件)，但其在历时演变中常通过隐喻或转喻衍生出形容词性功能。C式通过谓词“形容”强制突显名词的抽象属性或文化象征义，弱化物性本义，实现语义的动态转化。例如“椿”本为植物名，因《庄子》典故衍生“高龄”义，C式“形容高龄”将植物长寿属性跨域映射至人类年龄，激活“木名→寿命”的隐喻路径。这种动态描摹替代了静态指称，既契合名词的语义扩展逻辑，也满足共时语境下用户对跨域认知的深层需求。

其次，C式的灵活性为名词的语义角色重构提供了适配工具。当名词通过转喻(如“轩”从建筑结构转向美学特征)或文化象征(如“椿”从植物转向年龄象征)获得形容词性时，C式通过“形容”标记显化其功用角色(如文化属性、美学特征)，而弱化形式角色(如物理构成)。这种“物性→功用”的语义重心转移，既呼应了现代汉语词汇双音化与语义泛化趋势，也体现了辞书释义从“经验摹写”到“规则驱动”的范式转型需求。

#### 5. 历时层积与共时规范的互动张力

“形容”类释义格式的历时承袭与共时创新，本质上是语言系统自我调适能力与外部社会文化压力交互作用的产物。研究发现，古语词与现代新增词在格式选择上呈现显著分化，折射出汉语语文辞书编纂中“传统规约性”与“现代能产性”的深层矛盾。

##### (1) 古语词的历时规约性固化

古语词多沿袭《说文解字》“以形释义”传统，采用B式(“……的样子”)构建静态空间图式。例如“垂：物体下垂的样子”承袭《说文》“垂也”之训，通过“样子”标记将“下垂”固化为空间方位属性，契合古汉语“形貌描摹优先”的释义范式<sup>9)</sup>。如：单音词“爾：花朵繁茂的样子”。其B式选择既是对先秦注疏体例

的呼应(如郑玄笺“爾，华盛貌”)，亦暗合认知语言学“形义同构”的完形机制(Langacker, 1987)。此类词项的格式固化，实为汉语史层积性特征在辞书编纂中的直接投射。

## (2) 现代词的共时能产性驱动

现代新增词受语言接触与社会文化变迁影响，普遍采用C式(“形容……”)实现语义创新。例如“帅：形容人漂亮”省略“样子”标记，以口语化表达压缩释义结构，反映当代汉语词汇双音化与语义泛化趋势；“港：形容有查涂的特色”则通过粤语借词“查涂”(camp的音译，表夸张风格)的语义移植，凸显区域性语言接触对释义模式的改造。此类词项的格式选择突破传统规约，体现了辞书释义从“经验摹写”向“功能适配”的范式转型。

历时与共时规则的失协导致同一语义范畴内出现“古今杂糅”的适配悖论。典型如“淋淋”一词：古义“雨水连绵的样子”(B式)依托《说文》“淋，以水沃也”的物性角色，构建“水-空间”完形图式；而现代新增义项“形容水流奔涌”(C式)则通过谓词“形容”激活动态过程意象，二者虽同表液体运动，却因格式分化割裂了“状态-动作”的语义连续性。此类矛盾暴露出当前辞书释义系统缺乏“历时-共时接口”机制，未能有效协调传统训诂逻辑与现代认知需求，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分项处理：

- 淋淋<sup>1</sup>：雨水连绵的样子(古义，〈空间完形〉)
- 淋淋<sup>2</sup>：形容水流奔涌(现义，〈动态覆盖隐喻〉)

## IV. 结语

本文以《汉语大字典》为研究对象，通过全样本统计与跨学科理论分

9) 周祖谟，〈《说文解字》概论〉，《中国文化研究》第01期，1997，64-72页，148页。

析,系统揭示了“形容”类释义格式在功能分化、认知机制及历时-共时适配中的多维规律。研究发现,“形容”类格式的分布与选用并非无序偶然,而是受语义角色动态编码与认知路径隐性制约的结果。复合式“形容……的样子”因结构冗余与历时断裂趋于边缘化;简缩式“……的样子”通过空间图式固化静态属性,实现名词、动词的形容词化;谓词式“形容……”则主导动态描摹与跨域隐喻,适配拟声词与现代新增词。然而,格式混用现象普遍存在,折射出元语言规则的系统性缺位,具体表现为静态-动态焦点的混淆(如“漉:泪流不断的样子”弱化时间性)及历时承袭与共时创新的张力(如“淋淋”古义与新义的语义割裂)。

本研究呼应汉语释义元句法研究的理论框架,主张从多层次深化辞书编纂实践:原生态规则梳理(提取自然句法模式)、抽象规则归纳(提炼跨范畴适配规律)、普适体系构建(建立“形式-语义-认知”协同的元句法体系)。因此,本文提出“词性-语义角色-认知路径”三维适配模型,倡导通过历时标注与认知验证推动释义范式从“经验主导”向“规则驱动”转型。这一模型不仅为《汉语大字典》的释义优化提供理论支点,也为汉语辞书元语言系统的标准化及人工智能语义计算开辟实践路径。

### <参考文献>

- 汉语大字典编委会,《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崇文书局,1992.
- 安华林,《〈新华字典〉“形容”类释义格式的调查与分析——兼谈语文辞书释义元句法研究》,《辞书研究》第01期,2011.
- 安华林,《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蔡梦麒,《从〈广韵〉看〈汉语大字典〉的注音缺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02期,2006.

- 安华林等,《汉语释义元语言理论与应用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 邓福祿,〈从《玉篇》看新版《汉语大字典》疑难义项的成因〉,《长江学术》第三期,2013.
- 邓福祿,〈《汉语大字典·犬部》俗字和疑难义训杂考〉,《长江学术》第04期,2021.
- 顾满林,〈《汉语大字典》“刹”字补说〉,《中国训诂学报》第02期,2022,177-185页.
- 何茂活,〈《汉语大字典·支部》难字疑义证解〉,《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 雷昌蛟,〈《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汤”字标音失误辨正〉,《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04期,2006.
- 刘海燕,《〈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的古今字问题管窥》,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 王宁,〈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与训诂释义方式的继承〉,《中国语文》第04期,2002.
- 邓福祿,〈新版《汉语大字典》释义指瑕〉,《语言科学》第03期,2011.
- 毛远明,〈《汉语大字典》引证中的几个问题〉,《成都师专学报》第01期,2000.
- 皮华林,〈《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注音释义指瑕〉,《宜春学院学报》第01期,2017.
- 熊加全,《〈汉语大字典〉释义失误考证》,《汉语史研究集刊》,2022.
- 杨宝忠·熊加全,《〈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认同失误辨证》第02期,《语文研究》,2013.
- 张龙,陈源源,新版《汉语大字典》彳部疏误补正[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06).
- 郑振峰·浅谈,〈《汉语大字典》对甲骨文字的利用与不足〉,《汉字文化》第02期,2004.
- 章琼,《〈汉语大字典〉字形历时认同指瑕》,《古汉语研究》第04期,2000.

- 朱城, 〈从准确性看《汉语大字典》释义误用古注的问题〉 第05期, 《语言学》, 2015.
- 朱纯洁, 〈《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挠”字注音商兑〉,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第四期, 2009.
- Halliday, M.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Arnold, 1994.
- Fillmore, C.J. “Toward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Spatial Deixis”, In Jarvella, R.J.a. (1982)
-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stejovsky, J. (1995) *Generative Lexicon*. Cambridge: MIT Press.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s and standardization pathways of “description” (形容) -class glossing patterns in the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Second Edition) us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metalinguistic theory. By combining corpus-based electronic retrieval and manual verification, 333 valid lexical entries were extracted and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and cognitively across syllabic types, part-of-speech distributions, and diachronic-synchronic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ree primary glossing patterns: the compound pattern “xingrong g……de yangzi” (1.5%), the truncated pattern “……de yangzi” (57%), and the predicative pattern “xingrong……” (41.44%). Their distribution patterns show that the truncated pattern, which solidifies static attributes through spatial schemas predominantly adapts to monosyllabic words and is historically constrained by classical lexical norms. The predicative pattern dominates dynamic depiction and cross-domain metaphor, primarily serving newly added modern terms and polysyllabic words. The compound pattern is marginalized due to structural redundancy and historical disconnection. Pattern mixing issues (e.g., conflicting glossing styles in the entry for “削”) arise from metalinguistic rule deficiencies, manifesting as static-dynamic focus confusion and tension between historical layering and synchronic productivity.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part-of-speech-semantic role-cognitive path” three-dimensional adaptation model, advocating for diachronic annotation, metaphor explicitness, and functional purification to transition glossing paradigms from experience-based to rule-driven approaches.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standardizing Chinese lexicographical metalinguistic systems and advancing semantic comput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 《汉语大字典》(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形容”类释义格式(definitional patterns for “descriptive” entries), 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 元语言系统(metalanguage system)